

蔡智恒

◎ 著

爱尔兰咖啡

IRISH COFFEE

她的眼泪突然汨汨地涌出，从绿色的爱尔兰草原，  
滴落到爱尔兰咖啡杯内。  
然后用右手食指，蘸着眼泪，在爱尔兰咖啡杯口，  
画圈。一圈又一圈。

C AIZHIHENG WORKS  
蔡智恒文集

# 蔡智恒

昵称：痞子蔡。

1969年出生于台湾嘉义县。

1998年发表第一部小说《第一次的亲密接触》，掀起全球华文地区的“痞子蔡”热潮。

《第一次的亲密接触》

《槲寄生》

《夜玫瑰》

《亦恕与珂雪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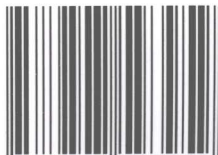
《爱尔兰咖啡》

《孔雀森林》

《一一一之恋》

上架建议：文学类

ISBN 978-7-80759-395-9



9 787807 593959 >

定价：22.00元

责任编辑：胡利

特约编辑：瞿洪斌 何娜

装帧设计：mini小姐

© 蔡智恒 2008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爱尔兰咖啡/蔡智恒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 
2008.10

ISBN 978-7-80759-395-9

I. 爱… II. 蔡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45842号

出版发行: 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5mm×210mm

字数: 90千字

印张: 4

出版时间: 2008年10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胡利

特约编辑: 瞿洪斌 何娜

装帧设计: mini小姐

ISBN 978-7-80759-395-9

定价: 22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454

传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@mail.lnpgc.com.cn

网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**Irish Coffee**

# 爱尔兰咖啡





## 序



写《爱尔兰咖啡》前一个月，我常常坐夜车往来于台南台北之间。

在夜车上无事可做，很容易将自己逼入一个不得不胡思乱想的状况。

如果睡不着，我就构思《爱尔兰咖啡》的情节。

累了就睡，醒了再继续想。

不管是入睡或清醒，我的眼睛通常是闭着的。

因此我无法分辨，哪些文字是清醒时的产物，哪些又是睡梦中的呓语？

我只是依循记忆中残存的爱尔兰咖啡味道，引领我走进爱尔兰咖啡的世界。

第一次喝到爱尔兰咖啡，是1999年。

那时在我住的地方，巷口有一家简餐店。

虽说是简餐店，却有个很不错的吧台，我每次走进这家店，目光都会被吧台上悬挂的各色杯子所吸引。

因为近，所以我常常来这里吃饭。

如果点了店里的简餐，还可以任点一杯餐后饮料——咖啡或茶。

我不是个喜欢尝新的人，所以总是点蓝山、曼特宁之类较常见的咖啡。

印象中爱尔兰咖啡总是躲在Menu的角落，似乎很怕被发现。

不知道常在外面吃饭的人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，我总觉得在Menu里，常被客人点中的餐或饮料，字体颜色会比较亮；而很少被点中的，字体颜色明显暗淡不少。

这跟后宫妃子的气色一样，很少被皇帝临幸的妃子，气色比较灰暗。

在那家店的Menu里，爱尔兰咖啡住的地方，看来应该是冷宫。

直到某一个下着小雨的冬夜，我从学校冒雨骑机车回来，经过这家店时，索性停下车，进去吃晚餐。

我记得我那天的心情不太好，把安全帽挂在后视镜上的力道很大，摩托车还因此而稍微晃动了一下。



进到店内，才发现身上有些湿；坐下后，开始觉得冷。我想我一定冷到脑筋结冻，所以点了一个从未吃过的餐。选附餐饮料时，也干脆选择完全陌生的咖啡——爱尔兰咖啡。

我对那天吃的东西已不复记忆，只记得我是僵硬着一张脸吃完的。

而等待附餐饮料送上来的时间，竟比平时长得多。

正犹豫着要不要直接付账走人时，女侍者端着咖啡走了过来。

“先生，您的爱尔兰咖啡。”她微笑着说，“请不要搅拌哦！而且要趁热喝。不过要小心烫嘴。”

我很好奇，抬起头看了看她，她只是笑着说：“记得哦。”

我只喝一口，便闻到一股浓郁并带点异样的香气。

我是个听话的小孩，而且又担心这杯咖啡冷得快，所以一口气喝光。

喝完后，身上开始又温又暖。

好像已经武功大进，可以马上去解救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之危了。



我拿起杯子一看，看到两条金线、三瓣绿色酢酱草图案，和“IrishCoffee”的字样。

起身付账前，我突然发觉，我的脸已不再僵硬。

走出店门，拍拍我的摩托车坐垫，说声对不起。

回去的路上，脑海里涌上欧阳菲菲那首《感恩的心》。

我一共只喝过两次，那位女侍者煮的爱尔兰咖啡。

她第二次端上爱尔兰咖啡时，还是交代了同样的话。

但第三次点爱尔兰咖啡时，端上来的却是一个陶瓷杯子，还附上一把金色的小汤匙。

“这是爱尔兰咖啡？”我抬起头时，发现女侍者已不是同一个人。

“是呀。怎么了？”她似乎也很疑惑。

结账时，我试着问原来的女侍者今天怎么没上班。

“她调到早班去了。”老板娘说，“早上11点到下午6点。”

“哦。谢谢。”我没怎么放在心上。

只是提醒自己有空记得在下午时段来喝杯爱尔兰咖啡。

虽然我一向只在晚上来这家店，但隔了一段不算短的日子后，我特地在下午，走进店内想喝杯爱尔兰咖啡。

端上来的，仍然是看起来很贵的精致咖啡杯盘，和一把金色小汤匙。

我怎么也无法说服自己喝下这杯咖啡，于是起身走向吧台询问。

“她已经离职了。”老板娘说，“有什么事吗？”  
“那个，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“爱尔兰咖啡不太对。”  
“真的吗？”老板娘似乎很紧张，伸手招来吧台内的女孩。  
“我是照她写的做的呀。”女孩从围裙内拿出一张纸条。

我瞥见纸条上写着爱尔兰咖啡的材料：  
爱尔兰威士忌、曼特宁咖啡、褐色砂糖和专心。  
煮法写什么，我就没看到了。

我猜女孩并未认真研究爱尔兰咖啡的煮法，或者她觉得煮法太麻烦，于是直接把所有材料混合。  
其实那时我也还不知道爱尔兰咖啡的煮法，只是隐隐觉得不对而已。  
之后我仍然常去那家店，偶尔也会点爱尔兰咖啡。  
但却从未再看过爱尔兰咖啡杯。

我开始研究爱尔兰咖啡，并尽可能求教任何懂咖啡的人。  
每多了解爱尔兰咖啡一分，便越佩服那位女侍者一分。  
只可惜对我而言，她除了穿围裙、戴眼镜、绑马尾、总是叮咛  
要小心咖啡烫嘴外，并无其他印象。  
但我脑海里还是可以隐约浮现当初她在吧台内烤杯的情景。

当你知道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或各行各业里，总是有人认真而坚  
持地做着一件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情时，你可能也会跟我一样，被  
感动。

于是我写下了《爱尔兰咖啡》这个故事。

因为在故事中，我形容爱尔兰咖啡是种温暖的饮料，于是很多  
人也想寻找爱尔兰咖啡的温暖。

但如果你不喝咖啡、不习惯酒，也许喝爱尔兰咖啡对你而言是  
种折磨。

正如猫告诉狗说老鼠很好吃一样，狗可能会觉得受骗。

我在网络上连载完《爱尔兰咖啡》后，听说台北敦化南路上刚  
好有一家名为“叶慈”的咖啡馆。

于是很多读者写信询问我，是否就是我故事中所描述的那家咖  
啡馆？

我觉得很巧，就像一个职业杀手在火车上碰见久未谋面的小学  
同学，而那位同学现在是刑警一样。

如果因此让这家咖啡馆生意太好而造成困扰，我也觉得很抱歉。  
很多人认为《爱尔兰咖啡》是我写作过程中，明显的分界点。

我仔细照照镜子，似乎确实是如此。

这么比喻好了，我在《爱尔兰咖啡》之前的写作，像跑步；之后的写作则像爬山。

动笔写《爱尔兰咖啡》的那段日子，正值台湾2000年地方领导人大选如火如荼展开。

每当打开电视时，总是看到子弹乱飞，听见炮声隆隆。

如果你有机会喝到一杯爱尔兰咖啡，希望你也可以喝到一种味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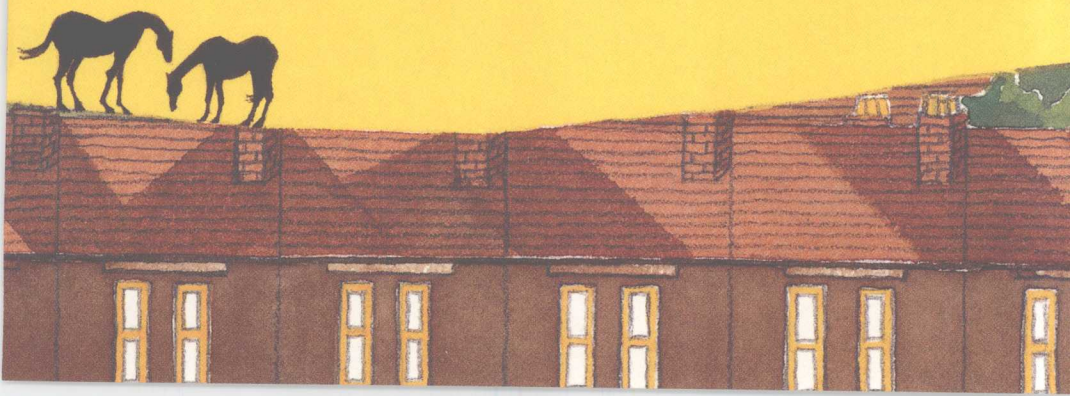
那种味道，叫包容。

蔡智恒



献给每个在吧台内，认真煮咖啡的人。

**Irish Coffee**



## **Irish Coffee**



“请问要点茶或咖啡？”

“咖啡。”

“请问您要哪种咖啡？”

“爱尔兰咖啡。”

“需要加眼泪吗？”

“啊？什么？”

